宋黃宣獻公周禮說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四

後學　陳金鑑　輯
俞際堯　訂

夏官司馬上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司馬置屬與五官稍異小司馬而下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集說作掌徒）軍司馬兼掌之軍司馬如天官宰夫地官鄉師以軍名官其

職可知訓義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凡制軍謂有征行之事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徵兵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多則增𨽻孟津之會諸侯八百猶六師耳自注泰誓王乃大巡六師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平居民籍足充其數非天子命伐有司馬之法未嘗作軍也魯作三軍春秋譏之侯伯專徵兵諸侯亦分屬於其軍城濮之戰楚爲三軍陳蔡屬右軍衞屬左軍葢古法自軍將以下爵秩與鄉官同諸儒遂謂皆六鄉之吏非也伍兩卒旅師軍於鄉爲比閭族黨州鄉於遂爲鄰里酇鄙縣遂遂之爵秩遞降於鄉一等邦國都鄙亦有鄉有遂其爵秩亦當有高下及在軍皆壓之使與六鄉等大抵軍吏無小大皆主號令當使其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長爵中士意可見　藝祖階級之法與三代暗合伍皆有長不必盡有爵以此見不皆爲六鄉比長疏謂

衆多官卑畧而不言非也五人之長號令狹雖無爵可也衆多不置則或然官卑畧而不言則不

大司馬之職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軍禁卽布憲刑禁康叔爲庶殷長成王命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臬讞也言外諸侯以刑獄讞於牧長而爲之師使庶殷刑罰有倫也是詰禁爲牧長之職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邦國民籍皆在司徒軍籍皆在司馬鄉民其精兵也卽其籍稽而用之三代中外皆有精兵無過防偏失之患所恃者其兵皆知仁義禮樂之訓不可與爲亂

而已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

政職司馬政典所當奉行者也其主在兵故令賦在其下　先王畿次內中夏外夷狄雖一視同仁必篤近而舉遠至畫爲九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所以止亂華之階遏猾夏之禍自堯舜三代所不廢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軍賦小司徒令之大司馬又令小司徒掌民事通於

軍賦大司馬掌兵而軍賦所出不可以不知言凡自鄉遂達於邦國都鄙矣康成獨言令邦國之賦非也六鄉亦以地之媺惡人之多寡授田鄭獨曰如遂亦非也國野賦稅異制而百畝之利必均上中下地媺惡雖不等而以易田均其力故其歲入多寡亦不甚較據百畝計之上地入雖多而食者衆故爲三之二中地食者少故爲半下地食者益少故爲三之一令賦必先使民食不闕而後其賦先足其食而後餘用取具焉故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司馬主賦而民食先之異乎後世之爲兵矣

中春教振旅

四時之田先教振旅王者之兵出於萬全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有節制而後能勝金鼓所以節制也故於教振旅辨之王雖親征六卿分將元帥居中（自注甘誓常武）城濮陳有古法　進則患怯退則患紛軍將執晉鼓以銳（集說作作）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鄉民自爲六軍以衛天子出則從其教之也不惟四時田獵坐作進退鼓鐸旗物而仁義禮樂之訓行焉

故三代之兵皆士也所謂干城腹心非虛語也大司徒施敎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敎其所治民比閭族黨州鄉一用鄉法敎之三代敎兵必如此而後可用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

號名爲夜事今軍夜有號康成以爲徽識拔之以備死事夫徽識綴於膊上夜事將何以辨　帥皆鄉也王城十二門自國中以達於郊分爲鄉六鄉治之是則一鄉二門故以門爲號所引東門襄仲桐門右師皆是也縣鄙遂兵州六鄉餘兵居四郊者比閭族黨州猶鄉法也獨不爲鄉耳故稱州焉甸稍縣都皆野

也甸以縣鄙見稍以家見稍不爲家縣都不爲鄙則亦爲邑天子使吏治之而通稱爲野王畿之兵盡在此矣都鄙自有主者百官有軍事在軍者各象其事以爲號名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

自此以前皆司馬主之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戰誓書所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蓋自此始

以軍法用人之死

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

有司謂伍長以上平正也各正其部署以結陳也和平一義也司馬法一成三百家出車一乘若皆以二家五人計之三百家爲七百五十人田與追胥竭作自此以前卒旅車爲陳至此車與卒異部前此列陳如戰之陳教坐作進退至此逐禽有殺獲之事故車與卒異部

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大抵兵分合爲難分合有奇正而以野之險易制其宜然則一車三十人定法也增減進退其法㸔存乎其間鄭居前之說未必盡然

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徒取禽車列陣不動雖戰亦然至此徒止遂獻禽訂義

以兵寄農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在鄉則相識於旅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識於茇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也其與比閭之間田獵之時無以異也其孰以爲危事哉集說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致於王也故建大常比軍衆謂各以其黨相聯合也鄭謂鄉師致民於司馬非鄉師致六鄉之民於司徒此當有邦國都鄙甸稍之民稍人受法於縣師作其同徒輂輦帥而至者訂義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司馬教戰有功無功皆其任也執律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先王有其事而無其心厭而奉主車先王有其禮而無其事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

植版築主帥也先鄭以屬爲聚會後鄭謂賦丈尺與其用人數二說盍相備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宿衛則宮伯掌其政令扈從則司馬掌其政令前漢郎官宿衛屬光祿勳後漢又屬焉五禮通考

司勳　戰功曰多

戰功居下名之曰多言殺獲已多可止也先王之兵誠用於不得已邪（訂義）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種道熱非所給受也受馬者書其賈馬死則更然則馬量三物者非爲買馬也疏家謂列職於此爲平馬賈非也駑馬駕後車輜車
綱惡馬
不使擾羣且令受馬者知其性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齒則老壯毛則貴賤齒毛各有買貴賤買定老壯有進退旬之內死全償其買旬之外以其物償物皮筋骨也不及買則附益之馬肥瘠容有不同也入馬耳防抵僞也鄭康成曰不償齒買其外否還其死馬而已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此亦須馬之行

若有馬訟則聽之

訟鄭謂賣買之言相負非也買賣質劑自有主者馬質主須馬之政令有訟則聽之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三三比之是爲方三千里也於是分建侯國畫爲九州牧伯之制詳焉其界域則必因其名山大川

小子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社稷五祀皆人所依以生者故皆有禱祈之事祭法聯序與宗伯小子同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曰門曰行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皆上下通得祭者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

得祭社爲父親母之義也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唯五耳月令四時祀戸竈門行中霤是也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

飾之以歆神

祭祀贊羞受徹焉

受徹將割剝而亨之

掌固　須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士庶子守固與宿衛王宮同其事任霍光曰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漢人猶識此意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
凡守者皆受法於掌固故得通守政
夜三鼜以號戒
號卽司馬號名辨夜事者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
或曰鄙或曰壘守法詳焉
郊亦如之
於是設關
候人
其職各掌其方之道治其官上士六人則四方分爲
六鄉

環人

以環名官取巡邏周匝之義

訟敵國

環人與候人聯官夫事不治則訟訟不已必以師已用師矣而猶訟之訟其曲使知而服之則師可已也

降圍邑

環人掌致師志於戰也而以降圍邑終焉不殺之仁也雖然受降如受敵斯亦當察故環人掌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此卽司士朝儀之位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

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故知其爲初命始見此射人掌其事也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是則士初命始見亦有摯矣此日視朝之朝所謂治朝也自注常朝司士掌其位聽朝宰夫掌其位聽治於此則曰治朝射於此則曰射朝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若將射始入見君其位或當如此而非初命何用摯哉經文自此以上未有射事是其設職不專爲射也諸侯來朝國有吉凶慶弔之事即亦於此自注射人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朝覲法見畢有所請治亦於此自注射人掌其治達故總稱之曰諸侯在朝使射人專詔相之異於諸臣也大抵射人本掌選擇卿大夫故在朝訂義作國則使正其位等其摯會同朝

覲則作大夫介及凡有爵者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與大夫介大師則於此選將焉將在車則主射故使治射儀凡此皆非射事而射事彼兼掌之故以射名官此建官之本意也鄭徒見以射名官遂謂其職皆射事若以射名官其職獨爲射而已則建官之意淺矣夫君射人師扶左僕人師扶右是亦爲射乎 義疏訂義

御案射人掌公孤卿大夫司士掌士諸子掌庶子三職相次則射人之官非專爲射設也自首至掌其治達皆非射事黃氏所見可謂偉然

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司士朝儀之位亦無士王與諸侯賓射士位卑而不獲預故無位於朝禮記所謂朝不坐燕不預是也訂義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

外朝諸侯東面賓之也治朝諸侯北面臣之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

國事不止祭祀戒令亦不止齋與期凡事皆有戒令士之戒令司士掌之國子戒令諸子掌之然則公卿大夫戒令射人掌之歟

以射灋治射儀

自此以下則射事也射法自王而下各有其法故以射法治射儀射法必自射人出故射人雖不掌士而

士之法儀具焉五禮通考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自此至佐司馬治射正皆蒙大射射人雖主射法無賓燕射文大射射法故射人掌之射人典法之官也侯正樂節通乎賓燕貍步張侯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太史數射中司馬治射正官具物備足爲射法賓燕畧於此矣小臣職曰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賓射太僕亦不掌也訂義

佐司馬治射正

正猶政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則司馬主射故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作輿起之自此以下至大喪作卿大夫掌事皆因事

定其材等以待進退

大喪與僕人遷尸

射人大僕皆法度之事

服不氏

射人與司士諸子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四官參其

間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終射射義也義疏五禮通考

射鳥氏

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各因其類訂義

司士掌羣臣之版

自大夫以上屬射人猶今吏部尚書選也士屬司士猶今吏部侍郎選也今之兩選絶不相知尚選常病其濫侍選常患其壅周之羣臣版籍盡在司士而詔爵詔祿必由之葢有員則置無員則不事由於一而本末舉版今版簿也

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

損益不獨黜陟死者致仕者皆在此數年歲貴賤五十以上爲大夫以下爲士也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縣鄙遂官則於鄉而見鄉爲國中必知此數而後其員闕爲可知有卿大夫有士庶子獨無士士其所掌

治也卿闕選於大夫大夫闕選於士庶子士闕固不
專取於士庶子陞進其法著於此士庶子其秩視士
而猶繫於父兄未命也士庶子有常員
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以能任事其官以才選使之治軍旅使有爵者乘王
之倅車覜問慶弔遺使皆是也雖有秩久亦當定其
食共工工官掌水土之事而鯀特舉治水則其大者
也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
王日視朝羣臣朝焉蓋常朝也司士與射人聯官故
其所掌皆法度儀制治朝治軍無二道也司士掌羣

臣之版故使掌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將擯王揖

王族故士

王族故士王族之常爲士者已老而賢者使日朝焉親親尊賢敬老其義一也故卿大夫宜亦有位

士旁三揖

士無位士卑不常朝也今大中大夫以上始常朝然士旁三揖則士亦有位於此矣今大朝會壓朝官皆赴蓋若是歟士不著位而以揖見從可知也鄭康成言羣士東面約外朝而言也然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鄭又言公卿大夫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未必然經文自公以下位皆定而後司士擯之

揖與鄭說異士三揖者猶以其等也

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大僕前導王入也王入內朝句絕王入內朝卽路寢之庭燕朝也

掌國中之士治

國中自郊關以內治有所請治也自甸以往各有所屬

掌擯士者膳其摯

庶人工商皆有摯賤不通

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專爲同姓大夫以上則燕士賤賜爵而已

帥其屬而割牲

射人贊射牲司士割牲相終始也

作六軍之士執披

皆有爵者也比長以上鄉役屬引而使其長執披司徒曰役司士曰軍事任可知

諸子掌國子之倅

燕義曰周有庶子官諸子卽庶子也國子適庶兼稱倅副貳也庶子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周官適子爲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適子承襲庶子有才則諸子進而爵秩之故與司士聯職而獨掌其倅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

諸子不掌適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適庶咸在太子居則監國出則撫軍皆大事也故諸子盡帥國子而致之

司馬弗正音征下同凡國正弗及

不惟甲兵之事凡國征賦皆弗及所謂貴者賢者皆舍後世亦然春秋楚有東宮六卒至唐遂置太子六卒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六牲六官之所奉也司士割之諸子正其體敎之爲有漸矣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故諸子於此正舞位授舞器 義疏

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會同賓客當從王則選行者其餘則與適子俱侍太子漢蕭何識此意 訂義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

國子與王子弟其學國有政事國子雖盡有職任而必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學校不可一日廢也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先王所務莫上焉遊言其無職任也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左主射右持車故司右與射人聯職而虎賁以下屬

從王者列於其下朝儀之位大右大僕虎士列於路門左右皆主衞從也羣右列於甲兵戈盾弓矢官之下不聯大右甲兵嚴飭而後戎車駕事之序當如此司右雖主羣右之政令而其秩卑於僕御御射固高於右也戎右中大夫其事重也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凡乘王倅車者皆比之而其右皆屬之司右右主車故獨合車之卒伍古法五人爲伍百人爲卒後世兵法有以七十五人將重車合一車而爲百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

虎賁氏有所主帥且爲近衞故高其爵

節服氏下士八人
其服袞冕名之曰節以著別也
方相氏　執戈揚盾
執戈揚盾猶尚勇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
太僕掌治朝及路寢之服位若小寢之服位則小臣正之此蓋朝服非朝服則燕服也燕服小臣正也義疏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鄭謂政鼓節與早晏非也經之建鼓所待者達窮與遽令而已如御僕直事鼓所大僕聞鼓速逆皆其政

也窮與遽令皆應亟報故不待䀢朝擊鼓而奏之吏
始張夫人曰帝方與我飲乃以此時奏事抵破案於
是百官不敢奏事　御僕與御庶子各有之通掌其
事御庶子士庶子之御於王所者也是於士庶子最
爲親近御僕掌王燕令訂義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

鼓所令止作也大僕贊王鼓亦左馭居前歟

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必使大僕掌之者大僕侍御之官王之起居所當知
也漢武帝崩燕王使幸臣王孺之長安問帝崩所病
執金吾郭廣意言待詔五柞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

軍共立太子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於是爲反謀故人主左右無中外其信之臣及平時無法度可使與臣民相關通緩急之際姦軌遂得妄有窺伺周官王出則大僕前驅居則贊相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大喪始崩戒鼓遂出喪首服法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小臣

地愈近則事愈褻而職愈卑故名大僕曰大小臣曰小

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大僕王射則贊弓矢此外不見掌事之法是則賓射

小臣贊弓矢也

祭僕中士六人

僕本燕閑之官祭尊燕褻不敢以褻干尊故專設官

大喪復于小廟

夏采復于大祖不曰大廟然則總謂之大廟猶大社

大稷也故夏采復于大祖不言廟祭僕復于小廟避

夏采大祖之文高祖以上猶有二祧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音預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祭王之所不與者山川在畿内地遠王不行公卿百

辟之有功德於民者秩卑王不行然皆國之命祀故

賜之禽都家祭祀皆命於國王不親祭各使其主者

祭之

隷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八

隷僕職任愈褻故雖屬大僕而別置府史胥徒羣僕皆御於王所

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

寢之爲五何如或曰五當爲王祭祀修寢爲王將齊故修治潔清之寢廟惟月令有之自漢以來原廟置寢於諸經未見廟有寢者然漢廟有寢亦死事耳

王氏與之曰案注疏引爾雅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也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不知寢廟修除於守祧自屬禮官今掌之隷僕則於僕從之後必非寢廟之寢黃氏之說是矣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四上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四

後學　陳金鑑　輯
陳廷煦　訂

夏官司馬下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康成以繅不言皆有不皆者非也又以十二句絕就字下屬亦非五采繅十有二就蒙上玄冕朱裏延紐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冕制於經無所考注疏家所言皆約漢制未可信康成又采摭禮記儀禮殘闕不全之說牽合爲證亦難信者

然則天子五冕皆玄冕朱裹延紐繅斿十二就就皆十二玉五玉笄朱紘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大裘之冕不數自見其爲異訂義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

其餘如王之事言公袞冕其餘鷩毳希玄皆與王之事同事謂祭祀射饗所當用也鄭以爲延紐非也

司戈盾

司兵掌五兵五盾戈盾用稍多故別設官其實司兵之支屬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凡戈盾頒之授之輸之皆有司馬之法其文不備因

司馬爲可知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旅賁職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至此執殳故士不執兵至此執戈盾皆非其常必有司馬之法故曰云云舞者不曰戈盾而曰兵當是五盾皆有五兵制亡雖先儒亦不能言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

象路之副曰貳車革路之副曰倅車覲禮貳車十二乘故授戈盾倅車無數故平頒

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虎賁在國不執兵於此執戈盾

司弓矢　唐大利車戰野戰

車戰平原兩陣相當也野戰憑險而戰也多徒兵矣

車戰未合野戰勢便則用之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康成以爲弓體往來之衰若然天子之弓皆王弧諸侯之弓皆唐大大夫之弓皆夾庾也恐不如此賈疏以爲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唐大也今注疏本作則庳大無也字下同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夾庾也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故合三成規若然王

弧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凡射甲革椹質者皆得用天子之弓矣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是凡學射者使者勞者皆得用諸侯之弓矣夾庾以授射豻侯鳥獸者是凡射鳥獸者皆得用大夫之弓矣恐亦不如此大抵弓六物三等强弱中之異制也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長短曲直之形制也强弱不同優尊者也鄭氏賈氏合而言之故牴牾耳此條訂義多舛脫依義疏集說補

大射燕射其弓矢

此無賓射有燕射小臣有賓射無燕射意者賓射卽燕射訂義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

凡工皆屬事官而司馬置官以攷弓矢之工故有齋給饗勞之事

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三等即强弱中也鄭引弓人上中下制非也弓人以人長短不同故弓各稱其身而服之若以爲六物三等四物三等當如何說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自射人以下中堅之法在焉戎右先齊右秩最高特車主戰事齊右莫加焉古人皆臨時卜而置之

掌戎車之兵革使

掌戎車之兵革使葢戰事也戰重戎右專使事也鄭

引左氏萊駒斬囚事其小者耳五禮通考

詔贊王鼓

軍之進止在是訂義

會同充革車

會同五戎皆從行充猶備也革路戎右固爲右自左

御是戎僕耶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辟盟先鄭說是大史職所謂不信者刑之盟而不信

然後有戰爭

道右掌前道車

司常有道車有游車道車謂出入在道乘之

自車上諭命于從車
在道有命令當傳達於有司者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
射人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戎僕掌王倅車之政必
曰王倅車者皆親兵也倅車車僕所掌闕車廣車苹
車輕車之萃也皆從其元在中軍臨時隨事用之戎
僕掌其政故戎右與戎僕秩皆高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玉路金路無副表尊也服春秋傳所謂袀服也
校人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
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

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作案經典釋文繫當作數監本周禮王氏訂義竝訛

康成謂六馬各一廏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葢欲羣就詩之騋牝三千非也馬官列職圉師趣馬馭夫僕夫僕夫葢自田僕而上至大馭是也良馬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二人通三十人六繫馬二百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四百八十匹也種戎齊品貴難得通六廏耳然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則一僕兼二廏也良馬合左右校爲

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匹左右各五校也戎僕二人則戎馬四廄矣戎馬不止四廄此葢選馬材力絕品以駕王路者　良馬之數因僕之列官而可計也焉三阜爲繫繫一馭夫良馬三百六十馭夫而列官六十人葢以選取貳車從車使車合六十乘故以六十人列職其餘則與趣馬圉師因馬而計其數爲可見也

駑馬八麗八師八趣馬鄭皆改爲六未必然自八麗積而爲一馭夫爲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二匹耳良馬其王駑馬給乘國馬者與輂輓駑馬無僕僕御王也廄養馬之府閑置廄處若今監牧也良駑分

居十二閑其或多或寡不可知而良駑必異處良馬
占地狹是爲可知者此皆據經文不改字於義爲安

邦國六閑馬四種
四種鄭謂齊道田駑亦謂同姓之國異姓象路何用
齊馬四衛革路何用道馬

講馭夫
馭夫員多於是講習而選之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
田習戰於是知其可用不可用

等馭夫之祿
馭夫中士趣馬下士良馬三百八十馭夫列員者六

十其餘蓋選趣馬攝之馬有良有駑於良駑之中又有等焉故其祿不同使校人等之亦足見古人陞選之法未嘗不各因其事

廋人　佚特

佚特使乘匹也特曰佚牝曰游一也

攻駒

攻駒止乳不使其毋羸也

祭閑之先牧及執駒

閑各有先牧執駒爲血氣未定使勿佚也

正校人員選

校人馬官之長廋人得正校人員選者廋人掌十二

閑之政教以阜馬所謂執駒攻特祭馬祖先牧皆與

校人通職是則廋人專習馬蕃馬師也校人非其人

則牧養乘治將不得其道理矣故使廋人正校人員

選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趣馬阜一人圉師乘一人良馬設員不可兼取駑馬

亦有趣馬有圉師而設員不著趣馬兼取於圉師八

師一趣馬也圉師兼取於圉人八麗一師也至圉人

則不可兼取矣故良駑各著其員

職方氏　其澤藪曰具區

在今平江吳江縣宋平江府唐曰蘇州今爲蘇州府

其川三江

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郭景純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大抵閩浙（義鳳作吳越）去海近水多自為瀆入海俗皆稱為江偶有三焉則為三江其實皆小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酈道元所謂其稱相亂者也由此言之范蠡所云三江當為浙錢清剡子胥所云三江則郭景純說猶近之葢岷江自彭蠡而下合池宣昇潤眞揚諸州水在其北松江合湖秀蘇常諸州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婺徽嚴杭越諸州水在其南此為全吳地域也禹貢職方三江為揚州川葢江漢彭蠡之已合者也江漢彭蠡已合而猶曰三江者同流

合派不相雜襲皆能自達於海

其浸五湖

五湖又多異說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今湖旁港瀆不止於五其說非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方圓五百里故爲五湖具區以其號爲澤藪而又以其方圓里數爲浸亦非也張守節曰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其說或然今蘇常間陂湖與太湖連接者尚多何止五也酈道元因水經南江東北爲長瀆歷河口乃謂江東注具區謂之五湖口旣甚謬誤又引郭景純江賦謂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太湖觀其所指五湖雖不可盡知而漏湖

在今毗陵與岷江不通則所謂經緯五湖者皆不然也鄉本漢志與水經故謂南江東注具區今饒歙諸州自彭蠡右出直抵江其西爲池太平宣建康其東爲湖蘇常潤西水皆入江東水皆入太湖江豈能越山而注太湖乎大抵職方川則其地自高而下水之所流行也浸則地勢平衍水之所渟涵也地有浸則肥美播種所宜而又沮洳足爲險固揚州自古爲澤國湖雖必當有五者應此數自舊說多如此則是失其傳久矣不必強牽合也

其澤藪曰雲瞢

雲瞢跨江南北今荊南岳州界

其川江漢

江水自夷陵而下爲州界東流會于彭蠡漢水自房陵以下爲州界東南至漢陽入江案各相距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地

其浸潁湛

案今潁水出河南登封偶乾山東南流至潁州潁上縣入淮鄭言宜屬豫者據禹貢也然周人畫地當有所更革矣又案酈道元注水經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春秋楚公子格與晉戰于湛阪是也湛水東入汝周禮荊浸潁湛康成云未聞偶不照此酈氏之所考據也案今汝州魯山縣漢犨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郟縣界是則周

荆州界自隨巴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而荆牧

治宛宣王封申伯訂義五禮通考

其川滎雒其浸波溠

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云河渠書班氏溝洫志乃古今川瀆大掌故其曰禹既九川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乃酈道元則竟曰大禹塞滎澤以通淮泗又曰昔禹於滎陽下引河以致東坡之徒遂謂鴻溝是禹跡則大謬也夫職方豫州之川滎洛誰謂禹會塞滎者奈何并河渠書不諦觀也宋儒雖黃文叔言此不謬　案宣獻此係謝山先生嘗見之未知何書俟攷出續補

案注水經有波水出魯陽縣霍陽西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水南流入滍杜佑通典曰此爲豫浸之波魯陽今魯山縣霍陽山在今梁縣俗稱峴山注水經溠水出隨州隨縣黃

山南南流入波紫職方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溠源委殊異又相去遠而馬融廣成澤頌亦曰浸以波溠波近廣成澤溠則遠矣不知何以自古聯稱周職方湛爲荆浸波爲豫浸則二州分今臨汝爲界溠爲豫浸則豫西界抵今漢東故樂史寰宇記隨州㢠周爲荆豫二州之域鄭以溠宜在荆者或未攷也訂義

其山鎮曰沂山

公玉帶所謂東泰山也

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

望諸孟諸也在應天府虞城縣淮水流至今宿泗間爲青界東至楚州鹽城縣入海禹貢徐揚以淮爲界

北徐南揚泗水出兖州沂水出奉符新泰縣界之艾山南至淮陽下邳縣入泗沭水出沂山東南流至宿遷縣入泗淮沂沭禹貢皆屬徐州周廢徐入青故皆屬青孟諸屬豫州青又斗入豫界矣周齊爲青牧大公始都營邱故城在今濰州昌樂縣宣王時齊遷臨淄烝民詩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是也

其川河泲

職方曰河東曰兖州蓋自黎陽北流兖冀分河爲界兖東而冀西

其浸盧維

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注水

經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濰

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案石經攷文提要云考唐宋人辨盧水雖無定地然所引縣及山皆名盧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

所經其說誤禹貢兗襲慶濟屬徐濰密屬青周廢徐兗濟濰密皆入兗周魯爲兗牧封伯禽都曲阜訂義

御案康成以盧濰爲雷雍師古以盧縣水當之而黃氏度又謂即久台水久台水下流入維水水經注謂之盧水較師古說又似易曉義疏案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

其川涇汭其浸渭洛

汭水出汧源縣小隴山至邠州宜祿縣爲宜祿水入涇渭水出熙州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南至華州華

陰縣入河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今名安郎山至同州白水縣入渭雍周爲王都廢梁州入焉義

其浸菑時

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博興縣入濟時水在臨淄縣齊城西平地出泉南北凡二十五里亦謂之源水東北至千乘縣入淄青淄萊禹貢屬青古河自今滄景間入海滄景禹貢屬兗職方分兾置幽居河濟下流其地得今滄景德棣分淄萊跨河距濟與青兗分界北包營平周燕爲幽牧都薊封召公

河內曰兾州

兾唐虞夏商皆都之舜分置幽并禹貢廢不置周仍

分置如虞衞爲冀牧周封康叔都朝歌

其川漳其浸汾潞

汾水出憲州靜樂縣南流至河中府榮河縣入河康成曰潞出歸德縣今慶州華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密雲郡密雲縣密雲今檀州水經鮑邱水從塞外來經密雲戍過幽州潞縣西酈道元曰鮑邱水入潞通得潞稱俗曰東潞此殆杜佑所謂密雲之潞也是在幽界非冀浸矣案闞駰十三州記曰上黨潞縣有潞水爲冀浸即漳水也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障固山泉軍人匹絹鬻水二石酈道元曰他大川無可爲浸者巨浪長湍惟漳水耳又案今潞城縣爲春

秋赤翟潞子嬰兒之國是則潞之得名已久漳水至潞為渡訂義作川可以灌溉或當是也義蘇訂義桀易氏設日漳水一名潞水蓋周以濁漳為潞清漳為漳

御案潞水有二其一即濁漳乃一水而二名酈駰謂潞水即漳水今潞安府潞城縣因水得名者也其一自塞外經密雲至天津入海者即今京東之北運河名為白河亦曰潞河杜佑通典所指也又漢時有兩歸德一屬汝南一屬北地漢志於北地歸德言洛水非潞水北地雍州之域易氏黃氏以濁漳為潞正在冀州

其穀宜黍稷

九州獨雍冀不宜稻何也自鄭國引涇為渠西門豹

引漳爲陂後人轉相師用大抵稻田徧二州矣禹之治水非獨除害濬畎澮距川蓋興利也而二州獨不爲稻田至後人始爲之豈禹之智不及國豹之徒哉是必害有甚於利者禹不敢爲至於商周皆因之後世但務興利始發禁決防利固可喜害嘗不䘏漢末諸家治河之策張戎獨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當春夏少水乾燥時引河渭水溉田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洩而多水暴至則溢決國家數隄塞之稍高於平地猶築堤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

無溢決之患夫水不使灌漑而失藝植之利不智者
皆能知之然其識微見遠實合大禹規模由漢以來
冀豫徐兗河患竭國力匱民財漂没墊溺救患不給
灌漑之利誠不足言矣雍上流冀下流以形勢論之
雍本無害然雍亦不以灌漑河邪決涇渭灞滻諸水
使盡入河上流甚駛疾而下流猶患其停緩若分別
諸水上流已下決下流遂淺淤何疑哉孟子曰禹以
四海爲壑此說至漢猶有能知者今千餘年其學遂
絕滅矣攷工記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古人治水
法理精詳師授的確其肯以一槩之見而使利害不
足相補除哉訂義

其澤藪曰昭餘祁

昭餘祁在汾州介休縣注水經曰汾水於大陵縣左迤爲鄔澤引廣雅水自汾出爲汾陂陂南接鄔地理志曰太原郡鄔縣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昭又侯甲水逕大谷謂之大谷水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謂祁藪樂史寰宇記昭餘祁俗名鄔城泊祁屬太原漢故縣也昭餘祁在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七里五禮通考

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

虖池出代州繁畤縣泒阜山嘔夷在蔚州靈丘縣卽滱水也注水經曰溫夷之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至

瀛州高陽縣入易涞水卽巨馬河出蔚州飛狐縣涞山東至灞州南入于滹池同入海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國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注水經濡水也中易出閻鄉城寬中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流入巨馬河注水經易水與濡水互攝通稱南易出縣東南卽山燕王仙臺東石虎岡東流與雹河會又東至霸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合滱水注水經又曰易水至文安縣與虖池合班固闞駰皆以此訂義作斯水為南易文安今霸州縣并之東界至此義疏

案詩韓奕韓侯爲并牧今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此并

西界也并地最延袤櫕亘冀北以制戎夷故詩曰奄受北國其追其貊荆宛并韓其國都皆近京師宛衛武關以制楚韓扞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大抵周人幽據全燕（自注制狄）齊據海岱（制淮徐）兗冀翼蔽洛陽并荆控扼咸雍此天下全勢也覲九州山川險要之處與其建牧規模而經畧大體可見矣（訂義）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

司馬曰九畿畿界域也或曰畿封皆界域也司馬施政職而以界域爲名見王政之行無遠近一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九州各以其山川畫界而九畿自

王畿出四面畫之地形不能整方九服闊狹相補而足侯國居其中有司所當辨也故晉爲甸侯鄭爲男伯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案鄭氏康成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凡邦國千里據一州之地而言也一州之地方千里故爲九州而建九牧一州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里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則可容其六也方三百里

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則可容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里則可容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猶曰封男足百里則可容百男也出入千里之數而進退之以見九州之地一州必千里也諸侯雖有加地未必盡登此數是故皆懸法也康成曰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其說是也但謂周九州界方七千里周公改殷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一州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合附庸爲二百一十國則强牽合矣王制二百一十國葢言分土爲三而一州之地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容二百一十而猶有餘

也職方言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葢言元侯大封而一州之地盡登五百里則容四四百里則容六三百里則容十一二百里則容二十五百里則容百而適足也是皆懸設之言也封國三等元侯亦三等故五百里四百里爲大國不五百里四百里則不能爲三軍次國必三百里不三百里則不能爲二軍小國必二百里不二百里則不能爲一軍男雖加地至百里猶不能爲一軍此其事實而其制參見於司馬職方者也自注周之公國杞宋而已九州之地封國不盡則爲閒田古說周國八百而春秋經傳古國存滅其可見者不過百餘未入春秋法制猶在諸侯未敢大放

訟至春秋時猶以滅國爲重則古國之不可見者必非盡并滅之不知其何故也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牧下有正卒達乎諸侯故曰制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諸公食者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 地有進退則貢有增減故曰制其九州有常貢苟非增減則無庸制也春秋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此其節也制職制貢牧皆參焉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乎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王殷國亦如之
大宗伯職殷見曰同大行人職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本爲殷國也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皆所以正不正也故謂之殷國職方巡狩謂不因殷國而有會同之事如成王作洛宣王車攻皆不至方岳故獨以天子適諸侯爲名其曰殷國正謂時巡朝諸侯于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巡狩則不殷國言殷國則巡狩可知故掌客兼言之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皆定禮王有故不出非常也注謂十二年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非也

今年有故不出明年亦當出先王未嘗豫設非常不出之禮使人主怠惰也自注漢武帝歲出祀甘泉汾陰因爲頻煩成帝嘗數歲不出實息耳合禮不合禮皆未論鄭又言王不巡守其戒四方與巡守同夫王出則戒以平守攷職將以待黜陟也王行將至則又巡戒焉不出何戒之有義疏訂義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地形廣遠不可度量故有土圭之法今九章猶有鉤股存焉訂義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所謂景短多寒景長多暑景朝多陰景夕多風土宜

土化由是而有其法焉

王巡守則樹王舍

　草舍嵩背左右猶有其法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

　賓客屬秋官民屬夏官其事異也遠物貿易者也飲
　食異嗜漢西域賈胡利漢賄無歲不至先王以爲此
　不能絕而設官待之自古邊事多因互市

訓方氏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布而訓四方使述其舊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山師　辨其物與其利害 川師同

　吳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齊魏隄河皆利害也

遂師　辨其丘陵墳衍遂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都邑必居平地商人避河患遷帑盤庚曰適于山用降我凶德是也然其民蕩析離居不暋作勞不服田畝不可施井邑之法故復遷亳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四下

宋黃宣獻公周禮說卷五

後學　陳金鑑　輯

俞塈緒鉉　訂

秋官司寇上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先王之德使民畏而愛之畏則寓於刑愛之則寓於教然而先王非欲使民畏施於德教之不及而已集說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辟地立君固有之始封初徙國如申伯封謝齊徙臨菑皆新立也訂義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平國之時教化既明習俗既成以柔治之則非仁以剛治之則非義故用中典中典先王以立正直之德者也以刑教中先王之意也後世過者恃刑以爲威不及者置刑以爲愛不能應時而行豈有他哉無三德以趨時無三典以立德孝文賢君也未能以德行仁其廢肉刑也特發於私情而已況不仁者乎先王之制刑也出於立德先王之用刑也出於弼教故與人情世俗相爲重輕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因一人之情者也大司寇三典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因一世之情者也集說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不聽不訊一切行是蓋軍法歟 訂義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兩造禁訟兩劑禁獄其廉恥之素行乎故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欲其自悔也小曰訟大曰獄鄭謂以貨財相告爲訟非也貨財固亦有獄士師職曰凡以財獄訟者案小司寇上服下服若今杖以下爲輕罪徒以上爲重罪此獄訟之別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

未麗于灋則刑不當施害于州里不可直舍盡今所謂法輕情重者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大史內史史官也受盟約之貳職也司會六官皆受之何也盟所以息爭不信而後有盟苟或不可恃而刑不能禁必至於生事費財瀆體敗德無所不有故使司會六官俱受其貳豈徒爲有司存藏考覆之事而已哉故其事屬大司寇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不肅不淸違禮犯禁刑辟施焉蹕與前王一義

小司寇之職　以衆輔志而弊謀

朕志先定雖然觀望風旨爲可戒也故虛而後明生焉恭而後賢生焉康誥曰勿庸以次汝封鄭謂輔志者尊王賢明其說好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

皆聽於朝鄉士以下所謂司刑聽之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康成謂言不直則煩而下是其一端也强怯柔狠明闇戇狡五者之動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於聲者參之也故曰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在事狀

之外能言與不言其情發見與隱伏皆於是求之非
有司之事也故聽之於朝將行刺宥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麗邦灋以其本罪附於邦灋而議之應宥應刺應輕
應重著於刑罰之所當施者議亦非常灋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
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義理難盡羣臣知之故例可用羣吏知之人情隱伏
萬民知之幸其不皆以爲可殺則亦不敢輕殺之
小司寇前訊繼詢外朝之政令訊繼議刑獄之序大
司寇不獨宥也圜土聚教而遂免之小司寇上服下

服猶施刑爲於此此可見命官制職之意

士師之職　掌士之八成

此八者士師皆有成灋直致其罪者也雖然猶有情爲賊諜必殺故司戮曰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行士師之職也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前導蹕辟皆使刑官自大司寇而下隨事之尊卑用之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

六鄉之民王所自治故其獄在國中六鄉教之詳矣其刑亦不同故司徒曰鄉八刑司寇曰鄉刑是也百

官之獄亦聽於此糾戒之恐其昏迷抵誤而陷於灋
也然六鄉四郊郊獄或別主郊刑恐亦有與鄉不同
旬而職聽于朝
職主也以司寇親聽故主其獄者移而致於朝義疏職
聽謂與其獄者與獄移而聽於朝司寇親聽之訂義
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權時之灋
遂士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
大事卽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也鄉舉方氏集註
作詳其目遂舉其凡不必言王所親也邦之大事遂未
必盡與政令及之則聚其衆庶遂士掌其禁令訂義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其事在郊有犯命者遂士專戮之遂獄在郊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

縣士所掌野獄自三百里至五百里稍縣都之餘邑王自使人治之者也家都之獄方士治之稍不爲家縣都則爲餘邑其獄縣士治之謂之縣士鄉灋成於州野灋成於縣稍縣都餘邑皆行縣灋如遂總稱之曰野各掌其縣之民數台稍縣都之餘邑分爲三十二而各主其民數也康成之說是案序官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

自稍以往惟其邦役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野有大事謂其事在野者

方士　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書其成以與都家之聽獄訟者蓋都士家士也

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縣灋即甸灋也後鄭謂縣師之灋是也都鄙比灋小司徒掌之此獨省其治野灋然則都鄙有鄉有遂可知都家各有主者使方士省之因其聚衆庶掌禁令故使掌脩其灋猶馭衆也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都家後鄭說是言民不純屬王非司徒教灋頒之於

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教之不至而入於
罪戾治之者當任其咎故其民數其長各主之獨上
其獄訟於國而羣士議灋則冢宰所謂刑以馭其威
畿內當有統也　罪與灋疑而讞者也訝士四方之
有治于士者鄭謂之讞此乃謂之小事不附罪何耶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
案其職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故鄭遂以爲逆
迓之迓與掌迓同掌迓固爲迓賓客也訝士獄官而
送逆賓客者蓋有前驅辟蹕與司寇以下分其事賓
客自外至則使迓士主之至其稱訝士者本爲迎受
四方之獄云爾罪疑於重輕灋疑於進退則皆諭之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外朝詢民訊獄諸侯適來朝則與焉小司寇羣臣西面詢訊不必備諸侯也適來朝則其位在此詢訊及之與羣臣爲一等歟

凡士之治有期日

凡士謂自鄉士已下治謂獄有過誤各以其期理於朝則聽之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屬責以貨財相委屬而有逋逸侵貨訟於官者猶以傅別之傅爲名地傅蓋五家相受所能共知

有責治以判書同貨行以國灋屬責聽以地傅皆著

聽訟之瀸也皆細事也無不得上達則民情無壅矣然教化素行民訟簡少畿外委之諸侯畿內委之家都朝士所治者甚寡朝廷雖尊而事勢常與民接故其灋可行非後世所能爲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灋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墨劓宮刖之灋者蓋刖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矣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者豈以不忍人之政必待肉刑而後存乎先王之肉刑三句劉翼無集說有非

恃之以傷民也設之使有懼而已文帝以當劓者皆三百而民卒多死夫劓之誠可懼者笞固不足以懼之然而特笞之輕而陷於罪豈特與劓比哉後世惜一劓一刖而招其罪至於大辟者豈勝計哉集說剛巽

司刺掌三刺

其罪已正臣吏民皆以為當殺則殺之故謂之三刺以刺名官以訊為職先王之意可見康成言訊而有罪則殺之非也訂義

壹宥曰不識

謂不知其義者也汲黯曰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

司約　治功之約次之

功約水土之功鄭下註訟約引春秋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即此功也今民間受溝洫橋梁先後小大之差亦有約以爲據三字訂義殿依義疏但其事固不可指狀而大槩如此義疏

御案注說正也黃氏度亦可備一義按鄭注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

司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犯命不信皆當刑鄭引臧紇斬關罪當連坐而衆不可施刑故乃盟臧紇氏又引詛射潁考叔者射考叔當坐而子都譎以避罪雖使文而情不然故詛之獄

訟覆情匿詐無質證不可推究者多矣雀角鼠牙非召公之明安能聽之是故株連則恐其枉故為盟詛以止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語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是蓋去古未遠以盟詛為懼九字訂義脫依義疏恥格之風猶在不敢自欺其心敬畏昭明故其事可行也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以亂濟亂而已左巨明論鄭事曰政以正民刑以止邪邪而詛之將何益哉反諸本之謂也義疏訂義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使衆人共牲共酒脯等以昭告於衆詭詐不信人皆

恥之矣 訂義 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之所以畔且疑也與 集說集也與字依義疏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職金屬司寇金行殺戮也矛戟弓矢斧鉞刀鋸其用一也玉石丹青其類也故兼主之是亦一府藏也職金以上皆聽斷其下則施刑 訂義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

金罰卽民入鈞金而理曲遂罰之貨罰司關所謂舉其貨也鄭說非舜有贖刑周於經無所見其後穆王

始訓夏贖刑舜穆王贖刑不同舜漸輕之穆王漸重之此關世變

犬人掌犬牲

犬逐盜故以犬人次司厲六牲之官皆以義類相從如春官雞人掌雞牲而以呼旦序於鬯人之後

掌戮　凡殺人者踣諸市

凡殺人者今所謂謀故鬭殺

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

謂犯他灋宮刖劓墨皆刑於市也揭盜於上鄭言罪惡莫大焉是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

闕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軍旅戮於社而王之同族與有爵者亦於屏處鄭以戮爲膊焚辜肆非也即下所謂髡者全其體而戮辱之耳訂義作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義疏

司隸　掌帥四翟之隸

四翟守王宮與牧誓羌髳庸微盧彭濮同意訂義

禁殺戮　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

傷人不禁必至於殺矣漢約法三章傷人及盜抵罪不以告私相和也攘獄或曰赴逮而攘奪之若篡囚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

禁殺戮禁暴氏皆閭里禁令正猶正長之正以强力雄長人者卽武斷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

野廬氏掌通達道路其下蜡氏至庶氏皆道途事類次第相從

雍氏　禁山之爲苑

苑恐當爲宛曲也山泉徙而曲之必有私其利者爲宛言非其自然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

水禁非禁捕魚也漁禁𩻏人掌之幾酒苛察之也宜若絕之謹酒爲其不能不用也萍氏掌水禁而使禁

酒亦水之害人者也故爲之設禁焉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

鄭以條爲滌亦通但其官主趨辟不主滌除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

因其執鞭辟行人遂使命誓大抵主警肅也

脩閭氏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

令守其閭互令當守者耳鄭謂令閭胥里宰之屬非

庶氏　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令之以國灋令之比之使其鄰伍相覺察

穴氏掌攻蟄獸

冥氏伺出穴氏攻蟄皆爲其能害物也與獸人供膳

獸不同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鳥獸昆蟲草木之害人者皆務去之此與制刑之意一也先王無一物而不愛斧斤以時入山林愛心之所加也草自始生而萌之又夷之繩而芟之又耜之旣又以水火變之蓋消化之也鄭言土化美非也設官之意與稻人不同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函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刑官終於伊耆氏杖所以扶老者安之也道德之威

中外肅穆而人各得長老慈幼所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也有爵者皆有統率在軍見王見帥宜當執杖今三衛兵官常朝亦執杖也訂義五禮通考

宋貞憲公周禮說卷五上

宋黄宣獻公周禮說卷五

後學　陳金鑑　輯
　　　俞憲犀
　　　文鹏　訂

秋官司寇下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道之使知度量潚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舍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收衆見以爲王明合衆善以爲王道以四海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

蓋如此耳 集說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禁繁之四方禮俗人情有不同不可得而一也政繁之天下四方內外不容其或異也政卽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　殷正也使天下同歸於正故謂之巡守殷國 訂義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

鄭見宗伯序聘覜於朝覲宗遇會同之下故皆以爲王見諸侯之臣然大行人閒問歸脤賀慶致禬與殷覜聯文不知何以分之又鄭注典瑞瑑圭則曰王使之瑞節至此乃以爲王見諸侯之臣 案齊官典瑞瑑圭以治

德以結好玫圭以易行以除慝此明云以結諸侯之好以除邦國之慝則使王臣行之何疑叅自叛其說矣大抵存覜省聘問小行人所謂臣禮者存覜省王撫諸侯王臣行之聘問諸侯邦交諸侯之君行之諸侯固有當朝而偶有故不能朝者於經則有世子攝君之文未見諸侯使卿大夫聘王之名或君有故未有世子則如之何曰寧賜毋朝不使臣代其君禮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閒問王自以日月闊疎恐情意隔絕則閒遣使而諭之漢中山靖王來朝天子置酒聞樂聲而泣問其故

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宗伯無閒問朝覲宗遇會同歸脤賀慶致禬皆已見大行人又見宗伯典籍之所存也大行人上下所由以交際也故宗伯總其綱目大行人明其事義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矣大行人列於刑官之屬漢叔孫通所撰禮儀典錄藏於理官固爲略知此意而本末不相副專欲倚法而行卒之法家不傳而臣民莫有言者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鄭謂此以君命來聘者非引聘義諸侯邦交之禮也

孤卿大夫士從其君來朝當見入貢獻功以事特來

亦當見孤視小國之君卿下其君二等卽小行人禮
籍也臣工諸侯來朝遣於廟之詩而曰嗟嗟臣工敬
爾在公遣其君而戒其臣古人之意深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
物云云
九服職方已見此又見朝節貢物著於此逆禮則刑
不王則誅六官所以合治也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夷服鎭服尚在九州之內行人不言者見贄與蕃國
同也言蕃雖以面言五百里爲率通曰九州之外無
道里之限矣

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

存覜省其爲禮宜有不同時聘上已見此又出上舉其節此疏其當行之事歲月詳焉存頫省皆間一歲侯國衆實二歲而徧也侯甸采衞皆然無降殺其恩均也存頫省五歲而周也

殷相聘也

殷亦爲衆

小行人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

諸侯春秋遣使貢獻是爲歲事故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是也

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

環人舍則授館小行人眂之耳承猶奉也將幣擯者
非一小行人旣奉且擯之
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此以事特來者也王有見有不見與朝享不同
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朝覲宗遇會同諸侯所以尊天子也而通乎兩君之
相朝是則皆君禮也存覜省天子所以撫諸侯也聘
問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也是則皆臣禮也此見於經
經無其文注疏家自以意言者多誤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圭馬璋皮璧帛琮錦琥繡璜黼幣之合也行禮必有物以將之而皆有常過則侈不及則陋失禮相責望閑隙生而其好踈矣故司儀曰凡諸侯之邦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是也小行人合之以定其則注疏家引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禮逸已多以其一而通其餘頗爲牽合如所謂二王後用圭璋唯有皮馬無束帛二王自相享退用璧琮子男自有相享退用琥璜皆斷闕不完難信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不獨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之而已必且治其事

故而使濟焉澶淵之會無歸於宋春秋尤之宗伯大行人慶賀槁禬天子之於諸侯者已見

司儀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所謂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葢此時也諸侯旅見不爲賓主春秋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可見於此鄭謂四時之朝皆如是則不然今覲禮自天子爲宮以前皆秋覲也無禮山川丘陵事又鄭言旣祀方明王升壇見諸侯亦與覲禮不同疏家謂王降壇揖諸侯尤誤自注云覲禮自至郊王使人用璧勞秋覲也自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時會殷同也鄭注亦然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

此行朝禮鄭以執玉前見王是也覲禮四傳擯蓋王升壇諸侯位在壇下王擯四旁傳擯無所特爲也此則各有擯爲賓主故曰及其擯之及及此時也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蓋不獨指會合諸侯時當時在國朝享禮食通掌之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擯者五人四人三人是爲上中下等鄭言壇之與玉處非

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三享再祼一祼酢不酢已見大行人大行人掌其禮

籍司儀掌擯相以詔儀容辭令揖遜之節而已亦如
之言擯者各以其禮亦如上三等也鄭言將幣三等
亦謂壇三成恐非疏家遂證成之將幣當時在廟此
所謂壇壝宮也始合升壇見諸侯謂之覲遂行朝享
之禮雖其詳不可考至若因壇三成爲三等則必不
然當時在廟其禮亦三等

王燕則諸侯毛

先王當諸侯之入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敎寓焉爲
之燕禮而老老之敎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
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
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

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爲天下之達尊而仁之於天下也尤不可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爲之序者序齒而已齒之長者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尙齒仁也尙老又其仁之至諸也集說○案齒之長者二句訂義脫起亦脫先王二字

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

賓讓讓不敢登若將於堂下成禮焉既登主人再拜拜賓至賓始授幣主人受賓乃拜送幣言賓拜者見上爲主人拜也鄭改授爲受不必訂義

每事如初

案國客授幣不云每事如初之儀疑享禮皆當出而復入禰亦然春秋傳晉侯出入三覲王享禮命之宥其節亦如此故言每事如初正謂享也

賓亦如之

鄭以賓當爲擯國客賓使者亦爲擯上於下爲禮敵爲擯此謂灌恐是然賓以賓客之禮相待遇爲義如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也雖不改字亦通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

案諸公相爲賓敵則交擯不敵則旅擯大夫雖敵亦

旅擯不敢擬於君也後鄭謂旅擯皆陳擯位不待傳辭恐是不必改旅爲臚諸公之臣初爲國客廟中將幣旅擯亦爲不敵也諸公相爲賓大夫再勞不擯主君將親勞大夫不陳介客亦不陳也臣爲國客積亦不擯案掌訝委則致積是則國客囗遣使也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主君不出使者代君陳介而致之也其義恐當如此

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敵有拜有不拜且有繼禮此拜禮賜臣不敢敵君皆當拜直日禮賜於其行也而拜之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九儀公侯伯子男其命五孤卿大夫士其爵四其待賓客之禮公侯伯子男爲三等至邦交不以命而皆以爵其爲二等諸侯敵也與天子自應不同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古者諸侯分方率屬書肆覲東后詩式是南邦奄受北國皆是也苟非同統率爲相維相比之勢與朝覲道途經由則不相往來旄丘曰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崧高曰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自注云楚屈完謂齊威公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陳轅濤塗誤師亦爲其本

非所隸屬山東至若有好故遣使自東徂西自南徂北皆當過王都天子使人通之故謂之通賓客

象胥　與其辭傳言之

言以其辭言於上傳以上之言傳報之也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此疑簡編有錯繆以其名推之國客必非象胥所掌而作事尤非其所得預疑爲小行人職掌作事後鄭說是擇使也諸侯恐當爲諸公春秋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是也下事庶子武氏子仍叔之子

掌客

掌客在象胥之下賓客內事畢始著外事名之曰客

自外言之大行人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在巡守前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所掌牢禮餼獻等數皆天子之禮而以王巡守所至之國爲主天子禮待諸侯故以四方言之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十二牢庶具百物備天子之禮也而以享諸侯長非謂諸侯長當用此也有司以供天子天子推而享之易大亨以養聖賢此意也諸侯咸在其饗禮皆有等獨饗其長以天子之禮欲使諸侯知長幼之義且爲

天子所尊也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皆率之以長時會在國中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兩見其義下別出巡守殷國則此爲時會亦使掌客掌之其事同也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巡守至方嶽大明黜陟也掌客王巡守殷國通兩義有巡守而不至方嶽者直曰巡守而已至方嶽則爲殷國所至國君膳天子之禮皆當如是

凡諸侯之禮

司儀几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而掌客諸侯之禮三等與大行人同何也掌客本掌王國之禮及王巡守其所至國爲主禮待諸侯之來者而皆用王國之禮是則掌客具兩義總曰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以四方爲文則專爲巡守殷國而見也疏家以爲諸侯相朝主國待賓之禮又曰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以外包內皆誤葢不攷司儀二等與掌客設官之意也司儀專載諸侯相待之禮諸侯常時用之掌客專掌天子待諸侯之禮因王巡守殷國主國用之是皆參攷也

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

夫人致禮其在王國后之禮也膳眂致饗與侯伯同則皆大牢下一等則特牛隨所用之鄭不言饗又曰饗有壺酒𤼼疑辭

卿皆見以羔膳大牢

𤼼見卿謂子男於主國之卿皆當親見之也疏家引聘禮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上介受則公侯伯於主國之卿來見不親見之矣見讀如字夫人致禮公侯伯壺籩豆八子男六卿膳公大牢膳侯伯子男特牛司儀所謂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粗可見鄭說非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此正與司儀二等同鄭謂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是也上言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又曰惟上介有禽獻則上介一等其餘一等所謂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可見也掌客獨此爲邦國自待客禮蓋因介見之

遭主國之喪不受饔食受牲禮

饔食主人待賓主人有喪自不應受此禮鄭以牲爲腥謂飧饔餼當熟者腥致之恐是以上訂義

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豕交

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弗敬是以獸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況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算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必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比其小小者事其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爲之饗禮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釋原作待之之道也集說釋原

掌訝

掌訝敘於掌客之後何也王十二歲巡守畢五服諸侯自一歲至六歲徧朝則迎訝之事無終已也朝廷尊明四方無事諸侯受職何敢廢哉朝節之疏數聘使之貴賤介從之衆少皆當有等籍不以其籍掌訝不以入訂義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若今胡客有接伴又使監司治護之

掌交　九戎之威

三代九州之內各有蠻夷白翟陸渾之戎淮夷徐戎固不能識知中國之禮法也夷狄慕義拒而不通非

奄有四海爲天下君之義掌交專協比中國於其自至而交際猶以禮儀故序其官於掌訝之下來斯受之矣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庶子未有位故敘於府史之下與王國庶子不同

掌都家之國治

國治王國之治都家當奉行者冢宰日以八則治都鄙（訓義）王畿之國天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郊野縣鄙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況天下之遠哉先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都別爲三等之采地又於

采地九十三國公卿大夫之賢可以君衆王子弟可以長賤而公與子弟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疏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邑而已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爲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國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都司馬家司馬備軍合卒而有不及焉者則二司馬之罪也一內外之瀸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備矣告其君長也則爲之朝大夫教其士庶子也則爲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學不戾乎國瀸則上下之治一矣天

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哉集說

宋黄宣獻公周禮說卷五下終

宋史本傳

黄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文謂攻會稽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

十萩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葢託己爲喻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爲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葢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脩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

小人聲燄可乎侂胄驟竊國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脩玉牒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屢移疾

以集英殿脩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案周應合景定建康志稱公嘉定三年正月以朝請大夫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司公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請公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蓋此時也）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饑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繫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佐冑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

謝病丐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謚宣獻史闕文疏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欽定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三

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於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旣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論曰黃度守正不阿進退裕如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